

隔着雨水冲刷的车窗,远远眺望“陶风楼”前两棵高大的银杏树,它是当年张謇在这里学习生活的见证,也是惜阴书院目前唯一留存的原物。

听南京的建筑讲张謇故事

——“车轮上的行囊”之四十七

□黄俊生



若问,南京究竟有多少建筑与张謇人生经历有关?很少有人能答,但我会向你介绍湖南路上——一幅砖木结构洋楼。在今人看来,它既不巍峨高大,也不雄伟壮观,但它在民国史上却占据重要地位,是民国早期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者,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进这幢洋楼,需部队首长特允。几经周折,辗转找到在洋楼里办公的老家乡金雷,在他的带领下,我得以跨进大院。

大院正中是一棵高大的雪松,张开热情的臂膀。洋楼中部台阶前蹲踞两只汉白玉石狮,拾级而上,正好九级。大厅呈半圆形,设有楼座。正立面中部是高耸的钟楼,与南通市民广场钟楼极为相似。钟楼为方底穹窿顶,两侧的屋顶上,对称布置着坡面屋顶,装饰有小型的尖塔、烟囱、栏杆,极富变化。尤其是在立面处理上,明显划分为基座、墙身、檐口屋顶三个部分,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法国罗浮宫的建筑特点。

这幢建筑早期有个响亮的名字:江苏咨议局,始建于1909年。如今,这个历经沧桑的百岁老人,依然清晰地记得两个名字:张謇和孙支厦。

二十世纪初,张謇怀抱改良救亡的政治理想,以立宪派领袖的身份,力促清政府制定宪法,建立议会,实行君主立宪。嗣后,慈禧太后下诏预备立宪,在各省筹备咨议局。1909年是清宣统元年,江宁、苏州相继成立咨议局筹办处。当时江苏督抚衙署不同城,总督衙署在江宁,巡抚衙署在苏州,于是,张謇提议督抚咨议局合并,设立江苏咨议局。奏请获允,张謇被公推为议长,筹办具体事宜;再于是,张謇的学生、以第一名成绩刚刚从通州师范学校测绘科和土木工科毕业的孙支厦走上前台:由张謇向两江总督端方推荐,孙支厦受命建造咨议局办公大厦。

一个年方27岁的大学毕业生、我国早期自行培养的年轻建筑师,主持如此重大工程,足见张謇对孙支厦的器重与信任。当时,江苏乃至全国尚无现成建筑可供参考,张謇遂派孙支厦前往日本考察行政会堂。不料,日方不予配合,不肯提供有关图纸,孙支厦凭着一股血性,搬来凳子、梯子,每天爬上爬下,亲自测量,绘制图样,历时40余日,日本民间和媒体连声惊呼,深表赞叹。

回国后,孙支厦大胆摸索和探新,设计出具有法国宫殿式建筑风格的咨议局大厦设计图。张謇亲自从大厦的整体到细部逐项予以指导,并下达“死命令”:半年内建成。果然,

这座大厦,就是一部民国历史书。

在这洋楼里工作和生生活过20年的金雷,仿佛把我领进历史隧道,边走边介绍。在他办公室,他拿出珍藏的大楼设计图稿复制本和他在报刊上发表的大楼介绍文章,让我加深记忆。

离开咨议局大楼,我去寻找张謇读书的惜阴书院“陶风楼”,它就在清凉山前的龙蟠里。



想起她的粽子小脚在院子里走动的声音,想起小花猫来来回回跟着她,撒娇地摩挲着她的裤脚,想起满天的星光下我坐在院子里吃早饭。我可能是小镇上最早吃早饭的人。我坐在小板凳上,两张拼起来的长凳成了我的餐桌,上面放着一大碗我姑娘做的鸡蛋面。多么寂静的院子啊,我能听到露珠从丝瓜架滴下来的声音,那是轻微的“啪”的一声。我想起我在吃面条时,姑娘正在厨房给我饭盒里装“摊烧饼”。那是我的午餐,在那个年代,“摊烧饼”也许是最奢侈的午餐。

打着铁刨(两只尼龙网兜系在我身上)出门时,我心里有点难受。每次下早潮海,我都要连累姑娘,让她睡不好觉,可是我每次都不能弄回很多文蛤,尽管我每次在海滩上都勤勉努力,一刻也不休息,我对自己说,你今天必须弄很多文蛤回去,让姑娘高兴高兴。但是,当潮水上涨的时刻来临,我搁在海滩上的两个网兜还是瘦瘦的。我多么希望能像陆信发那样,挑回满满一担文蛤,搁在姑娘面前,好像这样就能弥补姑娘的睡眠似的。

从小镇往东去老岸的那段路上,我看到银子般的月光打在南向住户的石灰墙上,远远看上去,那些房子就像白色药片静立在农田中间。在夜风的吹拂下,它们似乎在轻轻摇晃着。我扛着铁刨走在这样的月光底下,感觉是走在一个辽阔的梦境之中。这种感觉一直伴随我走到滩涂上。只有当我涉水走进港汉时,哗哗的水声才让我觉得梦境破碎了。滩涂是大海的一部分,涨潮时它和大海浑然一体。退潮时,它完全裸露了出来,变成一眼望不到边的沙滩,潮水消退得无影无踪。这其实是错觉,你一直往下走,往沙滩深处走,就能碰到潮水了。它就躲藏在港汉里,正悄悄积蓄着力量,等下一次涨潮时,它就成了开路的急先锋。滩涂上有许多条港汉,越往下走,碰到的越多。到达取文蛤的海滩,至少要踩过三四道港汉。

然而,那天我刚来到头一道港汉,就看到很多人在忙活。那时天已经亮了,逶迤绵延的港

汉里,到处都是人。头一天刚刮了台风,藏身在滩涂上的文蛤都转移到港汉里来了。

我一踏进港汉,两只脚稍微踩动几下,五颜六色的文蛤就裸露了出来,在清澈的海水里散发着童话般的气息。我惊愕万分。我不停地踩动着。我用舞蹈般的姿势和韵律踩动着。我发现,整个港汉的人都在大幅度扭动着,文蛤层出不穷地裸露出来。大海真是取之不尽的宝藏啊。我觉得港汉摇动起来了,海水摇动起来了,滩涂摇动起了,天空摇动起来了,整个世界摇动起来了。日后,有人将下海人踩文蛤的动作称之为海上迪斯科——多么高雅洋气的名字!

潮水是在不知不觉中涨上来的,港汉里的水即便升高一公分,也休想逃过“老海货”敏锐的触觉。一些浑身精瘦,皮肤黝黑发亮,一看就知道是“老海货”的人就出了家伙。我想,我终于能取悦我姑娘了。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我高兴的呢?那天我夹在回程队伍里,人们都把文蛤担子挑得晃悠起来,滩涂上号子声响成一片,雄浑、亢奋、嘹亮的号子声听上去就像是浪涛在咆哮。

但我无法让担子晃悠起来,我被担子压得快趴在地上了。我咬着牙,一步一步往堤岸上挪着步子。当我终于摇摇晃晃登上堤岸,人们早就走光了。

最难忘回到家中的情景。我挑着沉重的担子,双腿抖颤,歪歪斜斜走进院子。我大声喊着“姑娘”,可是我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我的嘴大张着,却没有声音出来。我硬撑着不放下担子,我要让姑娘看看我挑担子的样子。我到底没坚持住,在姑娘走出厨房前,我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文蛤担子砰然倒地,文蛤洒得到处都是。姑娘想拽我起来,可是却被我拉倒了。我姑娘呵呵笑起来,一边笑一边抹起了眼泪。

张謇21岁时,刚刚经历一场“冒籍风波”官司,家道贫困交加。此时,对张謇才识十分欣赏的通州知州孙云锦调任江宁发审局任职,遂聘张謇为书记,做一些办公室秘书之类的工作,同时,陪同两个公子读书,孙云锦从自己月薪俸50金中匀10金给张謇,名为薪水,实为资助。

当时的南京,风云际会,集中了全国知识界的精英,钟山书院、文昌书院、虹桥书院、尊经书院、惜阴书院、凤池书院,都是当时著名的“重点大学”。仅是秀才身份的张謇,深感才疏学浅,需要继续深造,南京无疑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发审局工作的清闲也为他提供了充裕的时间,加上孙云锦的支持,于是,决定报考大学,他同时报考钟山书院和惜阴书院,均考了第一名,两位院长都传见了他,而他最后选择了惜阴书院。

惜阴书院的求学经历,是张謇人生道路上重要里程碑。惜阴书院的卷子是由钟山书院、尊经书院批阅,这样,张謇就以一书院学生之名,受三书院名师亲授,其受益可想而知。张謇后来回忆这段经历,十分感慨:“才安得掇九万里风,扶摇直上,报我生平知己耶”。

历经百年风雨沧桑,惜阴书院旧貌难寻,陶风楼也被战火所毁,后来由江南图书馆重建。遗憾的是,被风雨所阻,我登陶风楼发思古之幽情的愿望落空,悲夫!

张謇在楼里读过两年书,鲁迅在此研读过中国古代史书与传奇。

抵达龙蟠里时,原先淅淅沥沥的细雨忽然变成倾盆大雨,路况也变得复杂起来。隔着雨水冲刷的车窗,远远眺望“陶风楼”前两棵高大的银杏树,它是当年张謇在这里学习生活的见证,也是惜阴书院目前唯一留存的原物。大雨滂沱,雨雾迷茫,阻不断我抚今追古、遥思寄情的心绪。

张謇21岁时,刚刚经历一场“冒籍风波”官司,家道贫困交加。此时,对张謇才识十分欣赏的通州知州孙云锦调任江宁发审局任职,遂聘张謇为书记,做一些办公室秘书之类的工作,同时,陪同两个公子读书,孙云锦从自己月薪俸50金中匀10金给张謇,名为薪水,实为资助。

当时的南京,风云际会,集中了全国知识界的精英,钟山书院、文昌书院、虹桥书院、尊经书院、惜阴书院、凤池书院,都是当时著名的“重点大学”。仅是秀才身份的张謇,深感才疏学浅,需要继续深造,南京无疑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发审局工作的清闲也为他提供了充裕的时间,加上孙云锦的支持,于是,决定报考大学,他同时报考钟山书院和惜阴书院,均考了第一名,两位院长都传见了他,而他最后选择了惜阴书院。

惜阴书院的求学经历,是张謇人生道路上重要里程碑。惜阴书院的卷子是由钟山书院、尊经书院批阅,这样,张謇就以一书院学生之名,受三书院名师亲授,其受益可想而知。张謇后来回忆这段经历,十分感慨:“才安得掇九万里风,扶摇直上,报我生平知己耶”。

历经百年风雨沧桑,惜阴书院旧貌难寻,陶风楼也被战火所毁,后来由江南图书馆重建。遗憾的是,被风雨所阻,我登陶风楼发思古之幽情的愿望落空,悲夫!

张謇在楼里读过两年书,鲁迅在此研读过中国古代史书与传奇。

抵达龙蟠里时,原先淅淅沥沥的细雨忽然变成倾盆大雨,路况也变得复杂起来。隔着雨水冲刷的车窗,远远眺望“陶风楼”前两棵高大的银杏树,它是当年张謇在这里学习生活的见证,也是惜阴书院目前唯一留存的原物。大雨滂沱,雨雾迷茫,阻不断我抚今追古、遥思寄情的心绪。

张謇21岁时,刚刚经历一场“冒籍风波”官司,家道贫困交加。此时,对张謇才识十分欣赏的通州知州孙云锦调任江宁发审局任职,遂聘张謇为书记,做一些办公室秘书之类的工作,同时,陪同两个公子读书,孙云锦从自己月薪俸50金中匀10金给张謇,名为薪水,实为资助。

当时的南京,风云际会,集中了全国知识界的精英,钟山书院、文昌书院、虹桥书院、尊经书院、惜阴书院、凤池书院,都是当时著名的“重点大学”。仅是秀才身份的张謇,深感才疏学浅,需要继续深造,南京无疑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发审局工作的清闲也为他提供了充裕的时间,加上孙云锦的支持,于是,决定报考大学,他同时报考钟山书院和惜阴书院,均考了第一名,两位院长都传见了他,而他最后选择了惜阴书院。

惜阴书院的求学经历,是张謇人生道路上重要里程碑。惜阴书院的卷子是由钟山书院、尊经书院批阅,这样,张謇就以一书院学生之名,受三书院名师亲授,其受益可想而知。张謇后来回忆这段经历,十分感慨:“才安得掇九万里风,扶摇直上,报我生平知己耶”。

历经百年风雨沧桑,惜阴书院旧貌难寻,陶风楼也被战火所毁,后来由江南图书馆重建。遗憾的是,被风雨所阻,我登陶风楼发思古之幽情的愿望落空,悲夫!

张謇在楼里读过两年书,鲁迅在此研读过中国古代史书与传奇。

隔着雨水冲刷的车窗,远远眺望“陶风楼”前两棵高大的银杏树,它是当年张謇在这里学习生活的见证,也是惜阴书院目前唯一留存的原物。

我一踏进港汉,两只脚稍微踩动几下,五颜六色的文蛤就裸露了出来,在清澈的海水里散发着童话般的气息。我惊愕万分。我不停地踩动着。我用舞蹈般的姿势和韵律踩动着。我发现,整个港汉的人都在大幅度扭动着,文蛤层出不穷地裸露出来。大海真是取之不尽的宝藏啊。我觉得港汉摇动起来了,海水摇动起来了,滩涂摇动起了,天空摇动起来了,整个世界摇动起来了。日后,有人将下海人踩文蛤的动作称之为海上迪斯科——多么高雅洋气的名字!

潮水是在不知不觉中涨上来的,港汉里的水即便升高一公分,也休想逃过“老海货”敏锐的触觉。一些浑身精瘦,皮肤黝黑发亮,一看就知道是“老海货”的人就出了家伙。我想,我终于能取悦我姑娘了。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我高兴的呢?那天我夹在回程队伍里,人们都把文蛤担子挑得晃悠起来,滩涂上号子声响成一片,雄浑、亢奋、嘹亮的号子声听上去就像是浪涛在咆哮。

但我无法让担子晃悠起来,我被担子压得快趴在地上了。我咬着牙,一步一步往堤岸上挪着步子。当我终于摇摇晃晃登上堤岸,人们早就走光了。

最难忘回到家中的情景。我挑着沉重的担子,双腿抖颤,歪歪斜斜走进院子。我大声喊着“姑娘”,可是我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我的嘴大张着,却没有声音出来。我硬撑着不放下担子,我要让姑娘看看我挑担子的样子。我到底没坚持住,在姑娘走出厨房前,我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文蛤担子砰然倒地,文蛤洒得到处都是。姑娘想拽我起来,可是却被我拉倒了。我姑娘呵呵笑起来,一边笑一边抹起了眼泪。

张謇在楼里读过两年书,鲁迅在此研读过中国古代史书与传奇。

抵达龙蟠里时,原先淅淅沥沥的细雨忽然变成倾盆大雨,路况也变得复杂起来。隔着雨水冲刷的车窗,远远眺望“陶风楼”前两棵高大的银杏树,它是当年张謇在这里学习生活的见证,也是惜阴书院目前唯一留存的原物。大雨滂沱,雨雾迷茫,阻不断我抚今追古、遥思寄情的心绪。

张謇21岁时,刚刚经历一场“冒籍风波”官司,家道贫困交加。此时,对张謇才识十分欣赏的通州知州孙云锦调任江宁发审局任职,遂聘张謇为书记,做一些办公室秘书之类的工作,同时,陪同两个公子读书,孙云锦从自己月薪俸50金中匀10金给张謇,名为薪水,实为资助。

当时的南京,风云际会,集中了全国知识界的精英,钟山书院、文昌书院、虹桥书院、尊经书院、惜阴书院、凤池书院,都是当时著名的“重点大学”。仅是秀才身份的张謇,深感才疏学浅,需要继续深造,南京无疑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发审局工作的清闲也为他提供了充裕的时间,加上孙云锦的支持,于是,决定报考大学,他同时报考钟山书院和惜阴书院,均考了第一名,两位院长都传见了他,而他最后选择了惜阴书院。

惜阴书院的求学经历,是张謇人生道路上重要里程碑。惜阴书院的卷子是由钟山书院、尊经书院批阅,这样,张謇就以一书院学生之名,受三书院名师亲授,其受益可想而知。张謇后来回忆这段经历,十分感慨:“才安得掇九万里风,扶摇直上,报我生平知己耶”。

历经百年风雨沧桑,惜阴书院旧貌难寻,陶风楼也被战火所毁,后来由江南图书馆重建。遗憾的是,被风雨所阻,我登陶风楼发思古之幽情的愿望落空,悲夫!

张謇在楼里读过两年书,鲁迅在此研读过中国古代史书与传奇。

抵达龙蟠里时,原先淅淅沥沥的细雨忽然变成倾盆大雨,路况也变得复杂起来。隔着雨水冲刷的车窗,远远眺望“陶风楼”前两棵高大的银杏树,它是当年张謇在这里学习生活的见证,也是惜阴书院目前唯一留存的原物。大雨滂沱,雨雾迷茫,阻不断我抚今追古、遥思寄情的心绪。

张謇在楼里读过两年书,鲁迅在此研读过中国古代史书与传奇。

抵达龙蟠里时,原先淅淅沥沥的细雨忽然变成倾盆大雨,路况也变得复杂起来。隔着雨水冲刷的车窗,远远眺望“陶风楼”前两棵高大的银杏树,它是当年张謇在这里学习生活的见证,也是惜阴书院目前唯一留存的原物。大雨滂沱,雨雾迷茫,阻不断我抚今追古、遥思寄情的心绪。

但我无法让担子晃悠起来,我被担子压得快趴在地上了。我咬着牙,一步一步往堤岸上挪着步子。当我终于摇摇晃晃登上堤岸,人们早就走光了。

最难忘回到家中的情景。我挑着沉重的担子,双腿抖颤,歪歪斜斜走进院子。我大声喊着“姑娘”,可是我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我的嘴大张着,却没有声音出来。我硬撑着不放下担子,我要让姑娘看看我挑担子的样子。我到底没坚持住,在姑娘走出厨房前,我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文蛤担子砰然倒地,文蛤洒得到处都是。姑娘想拽我起来,可是却被我拉倒了。我姑娘呵呵笑起来,一边笑一边抹起了眼泪。

张謇在楼里读过两年书,鲁迅在此研读过中国古代史书与传奇。

抵达龙蟠里时,原先淅淅沥沥的细雨忽然变成倾盆大雨,路况也变得复杂起来。隔着雨水冲刷的车窗,远远眺望“陶风楼”前两棵高大的银杏树,它是当年张謇在这里学习生活的见证,也是惜阴书院目前唯一留存的原物。大雨滂沱,雨雾迷茫,阻不断我抚今追古、遥思寄情的心绪。

张謇在楼里读过两年书,鲁迅在此研读过中国古代史书与传奇。

张謇在楼里读过两年书,鲁迅在此研读过中国古代史书与传奇。

张謇在楼里读过两年书,鲁迅在此研读过中国古代史书与传奇。

张謇在楼里读过两年书,鲁迅在此研读过中国古代史书与传奇。

隔着雨水冲刷的车窗,远远眺望“陶风楼”前两棵高大的银杏树,它是当年张謇在这里学习生活的见证,也是惜阴书院目前唯一留存的原物。

我一踏进港汉,两只脚稍微踩动几下,五颜六色的文蛤就裸露了出来,在清澈的海水里散发着童话般的气息。我惊愕万分。我不停地踩动着。我用舞蹈般的姿势和韵律踩动着。我发现,整个港汉的人都在大幅度扭动着,文蛤层出不穷地裸露出来。大海真是取之不尽的宝藏啊。我觉得港汉摇动起来了,海水摇动起来了,滩涂摇动起了,天空摇动起来了,整个世界摇动起来了。日后,有人将下海人踩文蛤的动作称之为海上迪斯科——多么高雅洋气的名字!

潮水是在不知不觉中涨上来的,港汉里的水即便升高一公分,也休想逃过“老海货”敏锐的触觉。一些浑身精瘦,皮肤黝黑发亮,一看就知道是“老海货”的人就出了家伙。我想,我终于能取悦我姑娘了。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我高兴的呢?那天我夹在回程队伍里,人们都把文蛤担子挑得晃悠起来,滩涂上号子声响成一片,雄浑、亢奋、嘹亮的号子声听上去就像是浪涛在咆哮。

但我无法让担子晃悠起来,我被担子压得快趴在地上了。我咬着牙,一步一步往堤岸上挪着步子。当我终于摇摇晃晃登上堤岸,人们早就走光了。

最难忘回到家中的情景。我挑着沉重的担子,双腿抖颤,歪歪斜斜走进院子。我大声喊着“姑娘”,可是我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我的嘴大张着,却没有声音出来。我硬撑着不放下担子,我要让姑娘看看我挑担子的样子。我到底没坚持住,在姑娘走出厨房前,我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文蛤担子砰然倒地,文蛤洒得到处都是。姑娘想拽我起来,可是却被我拉倒了。我姑娘呵呵笑起来,一边笑一边抹起了眼泪。

张謇在楼里读过两年书,鲁迅在此研读过中国古代史书与传奇。

抵达龙蟠里时,原先淅淅沥沥的细雨忽然变成倾盆大雨,路况也变得复杂起来。隔着雨水冲刷的车窗,远远眺望“陶风楼”前两棵高大的银杏树,它是当年张謇在这里学习生活的见证,也是惜阴书院目前唯一留存的原物。大雨滂沱,雨雾迷茫,阻不断我抚今追古、遥思寄情的心绪。

张謇在楼里读过两年书,鲁迅在此研读过中国古代史书与传奇。

抵达龙蟠里时,原先淅淅沥沥的细雨忽然变成倾盆大雨,路况也变得复杂起来。隔着雨水冲刷的车窗,远远眺望“陶风楼”前两棵高大的银杏树,它是当年张謇在这里学习生活的见证,也是惜阴书院目前唯一留存的原物。大雨滂沱,雨雾迷茫,阻不断我抚今追古、遥思寄情的心绪。

张謇在楼里读过两年书,鲁迅在此研读过中国古代史书与传奇。

抵达龙蟠里时,原先淅淅沥沥的细雨忽然变成倾盆大雨,路况也变得复杂起来。隔着雨水冲刷的车窗,远远眺望“陶风楼”前两棵高大的银杏树,它是当年张謇在这里学习生活的见证,也是惜阴书院目前唯一留存的原物。大雨滂沱,雨雾迷茫,阻不断我抚今追古、遥思寄情的心绪。

张謇在楼里读过两年书,鲁迅在此研读过中国古代史书与传奇。

张謇在楼里读过两年书,鲁迅在此研读过中国古代史书与传奇。

张謇在楼里读过两年书,鲁迅在此研读过中国古代史书与传奇。

张謇在楼里读过两年书,鲁迅在此研读过中国古代史书与传奇。

张謇在楼里读过两年书,鲁迅在此研读过中国古代史书与传奇。

张謇在楼里读过两年书,鲁迅在此研读过中国古代史书与传奇。

张謇在楼里读过两年书,鲁迅在此研读过中国古代史书与传奇。

张謇在楼里读过两年书,鲁迅在此研读过中国古代史书与传奇。

张謇在楼里读过两年书,鲁迅在此研读过中国古代史书与传奇。

张謇在楼里读过两年书,鲁迅在此研读过中国古代史书与传奇。

张謇在楼里读过两年书,鲁迅在此研读过中国古代史书与传奇。

张謇在楼里读过两年书,鲁迅在此研读过中国古代史书与传奇。

张謇在楼里读过两年书,鲁迅在此研读过中国古代史书与传奇。

张謇在楼里读过两年书,鲁迅在此研读过中国古代史书与传奇。

张謇在楼里读过两年书,鲁迅在此研读过中国古代史书与传奇。

张謇在楼里读过两年书,鲁迅在此研读过中国古代史书与传奇。

张謇在楼里读过两年书,鲁迅在此研读过中国古代史书与传奇。



张謇在楼里读过两年书,鲁迅在此研读过中国古代史书与传奇。

抵达龙蟠里时,原先淅淅沥沥的细雨忽然变成倾盆大雨,路况也变得复杂起来。隔着雨水冲刷的车窗,远远眺望“陶风楼”前两棵高大的银杏树,它是当年张謇在这里学习生活的见证,也是惜阴书院目前唯一留存的原物。大雨滂沱,雨雾迷茫,阻不断我抚今追古、遥思寄情的心绪。

张謇在楼里读过两年书,鲁迅在此研读过中国古代史书与传奇。

抵达龙蟠里时,原先淅淅沥沥的细雨忽然变成倾盆大雨,路况也变得复杂起来。隔着雨水冲刷的车窗,远远眺望“陶风楼”前两棵高大的银杏树,它是当年张謇在这里学习生活的见证,也是惜阴书院目前唯一留存的原物。大雨滂沱,雨雾迷茫,阻不断我抚今追古、遥思寄情的心绪。

张謇在楼里读过两年书,鲁迅在此研读过中国古代史书与传奇。

张謇在楼里读过两年书,鲁迅在此研读过中国古代史书与传奇。

张謇在楼里读过两年书,鲁迅在此研读过中国古代史书与传奇。

抵达龙蟠里时,原先淅淅沥沥的细雨忽然变成倾盆大雨,路况也变得复杂起来。隔着雨水冲刷的车窗,远远眺望“陶风楼”前两棵高大的银杏树,它是当年张謇在这里学习生活的见证,也是惜阴书院目前唯一留存的原物。大雨滂沱,雨雾迷茫,阻不断我抚今追古、遥思寄情的心绪。

张謇在楼里读过两年书,鲁迅在此研读过中国古代史书与传奇。

张謇在楼里读过两年书,鲁迅在此研读过中国古代史书与传奇。

张謇在楼里读过两年书,鲁迅在此研读过中国古代史书与传奇。

张謇在楼里读过两年书,鲁迅在此研读过中国古代史书与传奇。

张謇在楼里读过两年书,鲁迅在此研读过中国古代史书与传奇。

抵达龙蟠里时,原先淅淅沥沥的细雨忽然变成倾盆大雨,路况也变得复杂起来。隔着雨水冲刷的车窗,远远眺望“陶风楼”前两棵高大的银杏树,它是当年张謇在这里学习生活的见证,也是惜阴书院目前唯一留存的原物。大雨滂沱,雨雾迷茫,阻不断我抚今追古、遥思寄情的心绪。

张謇在楼里读过两年书,鲁迅在此研读过中国古代史书与传奇。

抵达龙蟠里时,原先淅淅沥沥的细雨忽然变成倾盆大雨,路况也变得复杂起来。隔着雨水冲刷的车窗,远远眺望“陶风楼”前两棵高大的银杏树,它是当年张謇在这里学习生活的见证,也是惜阴书院目前唯一留存的原物。大雨滂沱,雨雾迷茫,阻不断我抚今追古、遥思寄情的心绪。

张謇在楼里读过两年书,鲁迅在此研读过中国古代史书与传奇。

抵达龙蟠里时,原先淅淅沥沥的细雨忽然变成倾盆大雨,路况也变得复杂起来。隔着雨水冲刷的车窗,远远眺望“陶风楼”前两棵高大的银杏树,它是当年张謇在这里学习生活的见证,也是惜阴书院目前唯一留存的原物。大雨滂沱,雨雾迷茫,阻不断我抚今追古、遥思寄情的心绪。

张謇在楼里读过两年书,鲁迅在此研读过中国古代史书与传奇。

抵达龙蟠里时,原先淅淅沥沥的细雨忽然变成倾盆大雨,路况也变得复杂起来。隔着雨水冲刷的车窗,远远眺望“陶风楼”前两棵高大的银杏树,它是当年张謇在这里学习生活的见证,也是惜阴书院目前唯一留存的原物。大雨滂沱,雨雾迷茫,阻不断我抚今追古、遥思寄情的心绪。

张謇在楼里读过两年书,鲁迅在此研读过中国古代史书与传奇。

抵达龙蟠里时,原先淅淅沥沥的细雨忽然变成倾盆大雨,路况也变得复杂起来。隔着雨水冲刷的车窗,远远眺望“陶风楼”前两棵高大的银杏树,它是当年张謇在这里学习生活的见证,也是惜阴书院目前唯一留存的原物。大雨滂沱,雨雾迷茫,阻不断我抚今追古、遥思寄情的心绪。

张謇在楼里读过两年书,鲁迅在此研读过中国古代史书与传奇。

抵达龙蟠里时,原先淅淅沥沥的细雨忽然变成倾盆大雨,路况也变得复杂起来。隔着雨水冲刷的车窗,远远眺望“陶风楼”前两棵高大的银杏树,它是当年张謇在这里学习生活的见证,也是惜阴书院目前唯一留存的原物。大雨滂沱,雨雾迷茫,阻不断我抚今追古、遥思寄情的心绪。

张謇在楼里读过两年书,鲁迅在此研读过中国古代史书与传奇。

抵达龙蟠里时,原先淅淅沥沥的细雨忽然变成倾盆大雨,路况也变得复杂起来。隔着雨水冲刷的车窗,远远眺望“陶风楼”前两棵高大的银杏树,它是当年张謇在这里学习生活的见证,也是惜阴书院目前唯一留存的原物。大雨滂沱,雨雾迷茫,阻不断我抚今追古、遥思寄情的心绪。

张謇在楼里读过两年书,鲁迅在此研读过中国古代史书与传奇。

抵达龙蟠里时,原先淅淅沥沥的细雨忽然变成倾盆大雨,路况也变得复杂起来。隔着雨水冲刷的车窗,远远眺望“陶风楼”前两棵高大的银杏树,它是当年张謇在这里学习生活的见证,也是惜阴书院目前唯一留存的原物。大雨滂沱,雨雾迷茫,阻不断我抚今追古、遥思寄情的心绪。

张謇在楼里读过两年书,鲁迅在此研读过中国古代史书与传奇。

抵达龙蟠里时,原先淅淅沥沥的细雨忽然变成倾盆大雨,路况也变得复杂起来。隔着雨水冲刷的车窗,远远眺望“陶风楼”前两棵高大的银杏树,它是当年张謇在这里学习生活的见证,也是惜阴书院目前唯一留存的原物。大雨滂沱,雨雾迷茫,阻不断我抚今追古、遥思寄情的心绪。

张謇在楼里读过两年书,鲁迅在此研读过中国古代史书与传奇。

抵达龙蟠里时,原先淅淅沥沥的细雨忽然变成倾盆大雨,路况也变得复杂起来。隔着雨水冲刷的车窗,远远眺望“陶风楼”前两棵高大的银杏树,它是当年张謇在这里学习生活的见证,也是惜阴书院目前唯一留存的原物。大雨滂沱,雨雾迷茫,阻不断我抚今追古、遥思寄情的心绪。

张謇在楼里读过两年书,鲁迅在此研读过中国古代史书与传奇。

抵达龙蟠里时,原先淅淅沥沥的细雨忽然变成倾盆大雨,路况也变得复杂起来。隔着雨水冲刷的车窗,远远眺望“陶风楼”前两棵高大的银杏树,它是当年张謇在这里学习生活的见证,也是惜阴书院目前唯一留存的原物。大雨滂沱,雨雾迷茫,阻不断我抚今追古、遥思寄情的心绪。

张謇在楼里读过两年书,鲁迅在此研读过中国古代史书与传奇。

张謇在楼里读过两年书,鲁迅在此研读过中国古代史书与传奇。